

# 情寄水山

指導老師：曾國強  
 OB會長：黃騰逸（小騷）  
 社長：李哲明  
 文字編輯：沈佳惠（小威）  
 美術編輯：蔡小玲  
 技術指導：普力踢（真益大）  
 熱情贊助：陳泓仁、邱怡瑾  
 泓仁的姐姐、黃郁雯  
 社址：東吳大學郵政 86-4 信箱  
 電話：本部 881-9471 #7436  
 區部 311-1531 #4105

## TO 小山胞：

我愛大自然、森林的氣味，所以我不斷的出隊。我不習慣跟不熟的人一同登山，因此與我登過山的人不多。我喜愛出小隊，一來隊伍機動性強，二來人員素質易於控制，有利於探險活動的成功。

山社使我與山結下不解之緣，而山給我的不僅僅是紙上的紀錄與傲人的成就，更使我練就如何與人相處的能力。當隊員時，你要有服從學長姐與領隊的能力，有時這是很難令人服氣的；當嚮導時，要有很好的體力與地圖定位能力，最重要的仍是要服從領隊。當領隊是一種莫大的榮譽，每個社員都該努力爭取才對，不可以因為領隊所負義務、責任太重。當領隊時，對於行前山區資料之蒐集研判，與大小事務的統籌指揮都應確實做到，並負起責任。在山上時領隊負責下達命令，舉凡紮營、行進順序、用餐時間、稜線選擇與地圖判讀，都需要領隊來作決

## 嘿！YOU！ 登山社找你

### 痞子

新的一年開始，是該立點志願的時候。這次我要立的志願是——參加登山社。參加社團要立志？是的！如果你意志不夠堅定，可能就與登山社失之交臂。又因為好東西大多不容易得到，那麼要在眾多社團中選擇登山社，更要用點腦筋了。

若你是大一新生的話，要參加社團千萬小心、睜眼看清，多方比較後，登山社，會是你最佳選擇。若是大二以上的話，現在趕快加入還來得及。遲了、

後悔、蹣腳、別怪我沒早告訴你。曾經，有位學長臨畢業前才加入登山社，至今仍不時參加山社活動。那你還等什麼？登山社裡，美女如雲、帥哥眾多，隨處可見。這還不打緊，繳一次社費終生享用。參加大型活動，管吃管住，經濟又實惠。活動內容豐富又多樣，是個既環保又健康的社團。

如何環保呢？每次活動皆親近大自然，徜徉在綠色山林，呼吸不受污染的空氣，欣賞美麗風景。：。比起在假日時

候，塞在都市車陣中，待在空氣污濁的戲院或KTV裡好多了。為了親近自然，就得要有好體力。體力可不是天生具備，仍得要靠長時期運動練習而來，健康自是不在話下。

台灣是座美麗之島，現今她美麗的地方，大多是陸上交通工具難以接近的，唯有靠我們的雙腳步行才能到達。想去嗎？來登山社，我們一起去。+

定。因此身為一個領隊，你必須要自問：是否足以擔當。尤以頭腦冷靜、體力佳、經驗豐富、登山觀念正確及具幽默感的嚮導是較適合擔當領隊職務的。

台灣，說大不大，但大大小小的小山脈、山頭不下千座。而要在這茫茫山海中找出欲登之山脈、稜線、山頭說起來容易，實則不然。話說登山之形態包含甚廣，溯溪、攀岩、稜線縱走與特殊景觀目的的達成不一而足，而這其中，書籍資料的閱讀，與有經驗的人談話是不可少的。在書籍中，可以藉由文字的閱讀，讓我明瞭某個活動、山區、社團的過程，及別人登山之感想所得，可以激發自己登山的慾望，並在腦海裡留下基本印象；而與有經驗的人面談更能直接吸收別人的優點納為己用，並修正自己的不足。這些對豐富自我的登山生命皆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只侷限於社內跟別人出隊，也要試著開隊，去接觸整個活動的

作業，最好能有一次獨立完成作業，那對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

地圖，是登山者的必備工具，不帶地圖上山，不但是拿自己生命開笑，亦是對整個隊伍不負責。而平時對地圖的研判、討論是必要的。再者常看別人行程資料，對照等高線圖，能保持對地圖的熟悉度，在行程中確實的做好地圖定位則是提升能力的不二法門，不厭其煩的定位再定位，是每個人的責任，定位後若有歧見，則必與隊伍討論，再仔細對照北針及高度計。山形與山脈走向、河流轉折、步行時間，是由領隊作出最後決定，接下來還是——定位再定位。

火，是登山者的第二生命，平時風和日麗、萬里無雲，或可不需升火，但登山過程中最怕遇到惡劣的天氣，如風、雨、雪；此時氣溫低，隊伍間行進緩慢。潮濕，人容易因此而有失溫、行進遲緩，或對未來失去信心的情況發生。火在這時便成了必需品，而如

何在潮濕的環境中升起火來，是一門學問，但說穿了只是耐心與細心。首先你必須搭帳篷或雨布，讓雨不再淋到柴火（當然此時已找好了足夠的大小柴）而後以一較大之木塊當枕，再仔細的在地面鋪下火床，由煉柴再由小柴至中柴到大柴。必要時更可不用手段，以爐子先將小柴烘乾再行升火。談來容易，但仍要經由不斷的練習操作才成。若你自認已是升火高手，再接下來的便是要記得，不要濫砍活株，最好能撿地上的枯柴，免得讓大自然遭受太多傷害。

登山心態人人不同，一樣米養百樣人，有人為登頂而登山，有人為練肌肉而登山，有人為社團登山，另外有千奇百怪的理由而登山，且不談。但在一次登山活動中，目標的達成是整個隊伍所希望的。而這中間，隊伍隊員間的和諧是促成目標達成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每個人的登山心態嚴重影響到隊伍的和諧。在隊伍中要求的是彼此互助的個體，處處體

諒他人，而不要存有彼此競爭的立場。如此一來，強者可以扶助較弱者，而弱者亦可以正當的心態來接受必要的幫助。

隊伍中，溝通，是件頂重要的事。有時隊員間常為了小事而心中存有芥蒂，譬如：背包重量、職務、行進順序、營地工作之分配等等。而這中間確實常常存在些不公平，此時身為領隊的人，便必須用心察覺隊員的不滿，找機會作適當的調整。以避免不必要的傷害為原則，而隊員亦需要有點忍讓的心，或更進一步想，認為這是一項磨練的機會，是服務別人的一項榮譽。記住！勤勞的人永遠多出懶惰的人那麼一點獲得，且更會讓人覺得與你一同做事非常愉快，一個隊伍勤勞任怨的人越多，則整個隊伍的氣氛必定是和諧。不用說，領隊之重要相信大家已明白。就「領隊」來談，我約略將領隊分為：智慧型領隊、暴力型領隊與智勇雙全型領隊。

一、智慧型領隊：此類型的

領隊可能本身體力不是很好，但具經驗，有耐心、地圖定位能力不錯、為人和善、遇狀況時有冷靜分析能力，大部份時間處於指揮者狀態。

二、暴力型領隊：取其人大多孔武有力，體能奇佳、身材壯大，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力能帶領全隊衝鋒者。

三、智勇雙全型領隊：此類型領隊，兼具智慧與暴力二者，能在危機且狀況不明時作出最佳策略，在眾嘍囉兵疲馬困之時挺身而出並殺出重圍者。此種領隊在各大社團中均屬少數，故常成為山胞追尋之對象，為其主要缺點之一。

行文到此手酸臂麻，但為暢抒心中對山社眾山胞之期望，不得再忍痛述說「登山非僅登山而已」之個人理念。長久以來登山讓人聯想到的只是人們用雙腳走上那高高的山，他們很累很苦，所以他們很厲害。而事實上，若你登山只為讓人認為你「很厲害」那麼你所追求的就好像金庸筆下的

「倚天劍」。其劍鋒利無比、削鐵如泥，但相對的「任何人」拿了倚天劍一樣能削鐵如泥、不可一世。事實上，並沒有多大的功力，一陣揮舞後什麼也沒留下，只留下歲月的痕跡而已。

登山中能研發出來的東西非常的廣泛：地質學、動植物學、原住民歷史、蝴蝶、星象、氣象、攝影、垂釣、標本採集……都是各位社員可以一試並加以深究的。如此一來社團內研究風氣將會大開，大夥到社團內談的不再只是些家常瑣事，而能在討論的風氣中對整個社團的實力作全面性的提升。亦豐富了個人的登山生命，而不再只有來山社只為要「很厲害」而已，而能在各方面健全你在登山方面的知識。

大夷以近則遊者眾，鮮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鮮遠而訴所罕至焉。

——王安石——

偉國 1994.5.24 4:53PM  
于AOTR管理會計學上課中



小玲 95'



很難對自己交待清楚何以愛上爬山？但是回顧幾次的活動發現，一次春假大濁水南溪之行給我的回憶和感動最是無可替代！

即使春雨惡作劇似的下著，依舊破壞不了陶塞溪的美，連綿的雨下成了一道紗幕，讓對岸青翠的綠更引人遐思！滾滾溪水夾著砂石南流而去，雖然談不上氣萬千，洶湧的波濤卻也足夠使人望而生畏。陶塞溪的夜啊！讓夢裏的水聲不絕於耳。

我永遠忘不了第三夜往波浪池途中的緊急紮營，「幹」、「爽」聲此起彼落，大家圍住營火烤著溼透的衣物。儘管濃煙燻得人淚水直流，細雨加上冷風仍讓我們緊依住火堆，單純滿足於可以穿上烤的暖烘烘卻帶煙味的衣服，刺熱兩頰則提醒了我：原來有火可烤是件多麼幸福的事，尤其是在這樣的山上、這樣的夜裏。

我更忘不了第四天陡下到大濁水南溪的下午，驚見那條不知名的小支流，溫柔的陽光透過樹間綿密黃綠荳蔻後顯得

更溫柔了，映照在不能再清淺的溪面上，伴著嘩啦啦的水流聲，像個總瞪圓好奇的眼睛，嘴角涎著口水，一逕天真燦爛笑著的小baby，那副陽光笑靨和單純笑聲從此讓我牽念不忘。

濃霧繚繞的五岩峰是最令人震懾的一景。強風的呼嘯夾雜冰雪的寒氣，襯著峰頂蒼勁的木愈發堅韌煥發，五座岩峰獨具一格的形容則涵蘊著股靈氣，賈寶玉所神遊的太虛境亦不過如此吧！更或許如同那青埂峰，五岩峰下也育藏了幾塊靈石，正等著著恰當時機好到那塵世一遊。

我可以把途許多特別的景象像個老祖母一樣，如數家珍地形容給你聽，卻無法將隊員彼此之間融洽的氣氛和默契描述出來。即使在很讓人挫折洩氣的時候，領隊總會做出負責而令人心服的決定；CO和功全的笑話雖然刻薄得讓我毫無招架之力，笑果卻是不可否認的；雅聲開懷的笑聲和哲明哥哥的勇猛與樂觀其成最是安定人的神經，而在這些之前，他們必定會戮力齊心的「幹搞」一番。

對於入山社不久仍屬新腳的我來說，能參加到這樣的隊伍不只是種挑戰，更是種鼓勵。雖然老是跟在嚮導後面無所事事有點令人沮喪，但是有空可以學習吸收卻是值得興奮的，也許我該這麼說：大濁水南溪之行給我的學習意義遠甚於其本身的難度意義，縱使沒有溯溪，縱使沒有找路，縱使

不會做出好吃的菜慰勞大家，我卻見識到：一支隊伍可以如何在各方面被要求！而這些點點滴滴的回憶，也已成為心底永遠的瑰藏。十

# 山中歲月十六日

酒鋒

破鐵鞋無覓處，原來剛才一上去就繞過了山頭，難怪找不到基點。

在六順——無雙的旅程中，我們的習慣是看到水就喝，雖然水都是有些顏色的，但大夥還是喝的不亦樂乎，當然啦，如遇到溪澗活水，如太平溪、丹大溪或無雙山下水源時，更是得灌個爽才行，有水儘量喝便是我們的信條。可是，放在背包中的水可就還是得儘量節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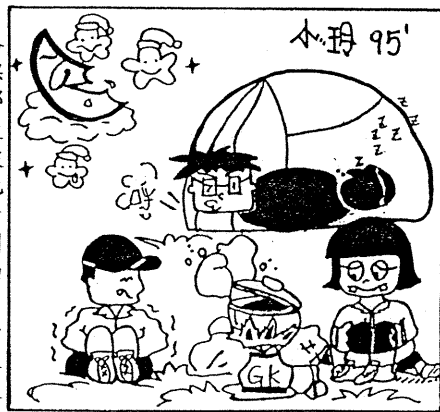
當我們要上義西請馬至之前，全隊已翻過了無數個山頭，每當翻上一峰眼前還有一峰時，心裡不禁十分的一「十元買早餐，八元買豆干」，真是無奈。上義山時其實已十分無力，連想罵罵幾句的力氣也沒有了，上去後先找個樹蔭躺下睡個覺再說了。此山在這次旅程的印象裡實可名列第一龜毛山。

這次的行程，就天氣方面來說，每天早上都是不錯的天氣，從早晨青灰微亮的天光，凝結清冽的空氣開始，到近中午時，燠熱難擋的陽光和悶熱的空氣為止，天氣都還不錯。但是一過了中午，四周馬上雲霧四起，路能看得清楚就不錯了，更甭提四周展望了，到了下午，不管幾點鐘都有能會下場令人措手不及的雨。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登頂郡東山那時，當時大約下午二點半吧，

在山頂休息時老天就發威下大雨了，十幾分過後開始下冰雹，逼得當時穿雨衣蹣跚蹲在一起硬撐的我們不得不馬上紮營，不然的話真的會「菜」起來了。

這次和豆花分別擔任領隊和嚮導，結果走起來真是極盡墮落糜爛之能事，每當登上一座有基點的山峰時，能睡就睡，能休息就休息，下午碰到濃霧四起，看不清路跡，或者是下起令人受不了的大雨時，當然更是發揮我們能混就混的本性，找個好風水就紮營了，以十幾天下來我們的行程就稍微延了一點，再加上在無雙山腰產生了原先意想不到的找路困難，所以就這麼的在山上混了十六天。

記得我在當初推出計劃書時，就在上面說過從頭到尾絕無冷場，想不到果真真正緊張刺激的過程就發生在無雙山下往無雙吊橋的路途上。這段路徑的一些關鍵路口十分不清楚，致使全隊摸了兩天。在這兩天的摸索中，全隊隊員皆十分盡心盡力，豆花的眼鏡在太平溪谷就壓壞了，光憑他那五百多度的近視一樣在深厚茅草中翻來翻去到處找路，最後在他的努力下找到了一條隱約的路徑，讓他破了最後幾個難尋路段之一。孝衡的眼睛在這一段找路過程中，十足發揮了十成十的功力，數個關鍵地點的



路標都是被他看到的，如果沒有孝衡，最後這一段迷魂陣，一定走的加倍辛苦。最後不得不提一下淑金，在我們為找路而在茅草堆中搏命演出時，幸好有她在每一段路的最後正確據點留守，否則我們三個出去到處找路的人，在山腰的高密茅草中真的不知怎麼摸回去。要回去時大家和淑金高聲呼喊以確定回去的正確方位，說實在的大家都很賣力。至於傳統的六順——丹大這段南三苦稜，路雖有時會消失或不明顯，但我和豆花隨便翻翻就找到正路了，實在是沒有無雙山腰的緊張刺激，只不過累點罷了。

這次活動中，在太平溪的一深潭中游泳算是我爬山經歷中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從來沒想過在如此偏僻荒遠的山區仍有個如此清澈的深潭游泳兼洗澡。由於高山溪水冰冷，且深潭又是在陽光照不到地形，其水質的冰冽真是不可言喻。我跟豆花剛下水時都冷得唉唉叫，起碼挨了二十分鐘才放膽去游，孝衡更強，一下子就跳了進去，不過他也挨的的確是個極難忘的體驗。

在經過十四天的跋涉登上郡大林道時，大夥不禁把某字開頭的詞句拿出來應用一番，以解多日心中鬱悶，雖然已上郡大林道，但此時卻又下起滂沱大雨，逼得我們踢至四十三K工寮時不得不進去休息，說實在的，在這十幾天裡，被天氣迫得紮營的情形也實在不少，當時雖頗引以為苦，但是想想爬山的樂趣，這情形也該算其中的一部分，若無惡劣天氣的考驗，上山可能就會減少許多精采回憶讓人回味了。

這次半個月的山旅之中，在各式各樣的天氣狀況下，隱密難尋的路跡，及動用預備天深怕山下報警的壓力，全隊四人密切合作，同舟共濟，終於突破重重困難，重回萬丈紅塵。回想起山中歲月，那燠熱的太陽、無限的山頭、看似危險的崩壁、幾無路跡的地形，皆成為日後可供仔細回味的記憶。自問會後悔嗎？不會！雖在雙手刻下無數傷口，雖在找路時心焦如焚，有生之年可能再也不會有另一次這樣的十六天了，當我年華老去時，應會很高興在年少氣盛時所擁有過的這段回憶吧！不過卻讓山下因我們的遲歸而著急，倒是真對不起大家了，感謝大家關心，謝謝你們！十

為了讓自己有個不一樣的  
大暑假期，於是選擇了「聽起  
來」頗具挑戰性、頗刺激的「  
馬博橫斷」。看了看成員：「勇  
敢」的領隊——睦原（居然敢找  
像我這樣既少爬、又缺乏鍛鍊  
的隊員，真是勇氣過人）；感  
覺很嚴肅、很具威嚴的——鴻  
駿；看起來有點神秘、深不可  
測的——宜昌；塊頭很大、舉手  
投足都饒富趣味的——哲明；喝  
了酒之後會說很多很多話的——  
錦仕；看起來酷酷的、不苟言  
笑的——雅倫。想到要和這樣的  
一群人，在很接近太陽的地  
方，走一段汽車無法到達的  
路，並且共同生活九個晨昏，  
不油然的開始害怕、恐懼。

六月廿五日，顛坡了一天  
的車子，來到了東埔。在這兒  
吃喝玩樂了一個下午。

六月廿六日，背上背包，  
心裡反而開始猶豫，但終究踏  
上了旅程。不久到了沒有賣愛  
玉的「愛玉亭」稍作休息，雖  
然才短短四十分鐘的路程，卻  
已經是上氣不接下氣了，此時  
心中盤據著一個念頭——回家。  
到了觀高坪後，由於途中錦仕  
的腳抽筋，鴻駿的腳亦「不小  
心」扭傷了，再者聽說八通關  
那兒有著滿坑滿谷的人，領隊  
便決定就地紮營。晚餐是大家  
最期待的一刻，而今天的菜色  
稱得上是色香味俱全，不但有  
宮寶雞丁、三色拼盤、螞蟻上  
樹、還有珍貴的川七，在山上  
還能嚐到如此的佳餚，真是夫  
復何求！

六月廿七日，經過了昨夜  
一晚的養精蓄銳，今天大家似

乎都精神奕奕，而且沿路上又  
不乏清涼冰冽的泉水可供飲

啊，一路陡上：終於明白人類  
為何要發明電梯了。最佩服的  
是鴻駿，雖然扭傷  
了腳仍不減其功  
力。中午抵達中央  
金礦，仁慈的領隊  
下令休息一個半小  
時讓大伙兒洗個澡  
消消暑。清澈的溪  
水不受炙熱太陽的  
威脅，依然放肆的  
令每個接近它的人  
放聲大叫，更令我  
連想到一句成語



文／小威  
圖／小玲

## 馬博有感

「冰清玉潔」。此時  
「啊」的一聲慘叫配  
上水花四濺的聲音響徹整個山  
谷，猜了到是誰了嗎？就是有  
「巴伯男」(Barbaram)之稱  
的——哲明。據說睦原和哲明是  
「一絲不掛」的下去洗澡，真  
是：強壯的可怕。

六月廿八日，秀姑巒山——  
中央山脈最高峰，亦是我們今  
天的目標。免不了又是一路  
陡上，累得我不得不道出「以  
後再也不爬有上坡的山」。其  
實在豔陽下行進，最舒服的莫  
過於拂面的清風，那種涼快舒  
適的感覺直透心底，讓你全身  
焉焉一息的細胞又再度活躍了  
起來。

六月廿九日，今天的行程  
是輕裝攻駒盆山。我為了往後  
的日子著想便決定留守營地，  
而鴻駿為了養腳傷也只好放棄  
登頂。晚上升起了火，大夥兒  
圍著火聊天，偶一仰頭，居然  
發現，天空被無數的星星給霸  
佔了，所謂「數大便是美」，  
我想，這就是了。

六月卅日，「斷崖」一個  
陌生的地理現象，然而今天這  
個地理現象就活生生地出現在  
我眼前。烏拉孟斷崖——不到二  
十公分寬的陵脊，左右兩側皆  
是鬆動的頁岩，且不時傳來脆  
弱的岩石掉落山谷的聲響。深  
地吸了一口氣之後便低著頭  
小心翼翼地踩穩每個步伐，忽  
然明白了「一失足成千古恨」  
這句話深遠的含意，也再一次  
印證了生命的不堪一擊。不久  
便到了東峰前營地。雨停後，  
睦原和哲明便下溪谷取水，在  
這之前哲明已下溪谷二次去查  
探水源了，真不曉得他是吃啥  
長大的，那來這麼多的精力，  
怪不得鴻駿稱他為「熊」了。  
一個小時之後，順利的取到水  
回來，緊接著又下起雨來，看  
了些乾糧躲進帳篷內，然而此  
時大家心中仍有個疑問：據資  
料上顯示，從東峰前營地切至  
溪谷取水僅須七分鐘，為何我  
們：，難道這兒不是東峰前營  
地？

七月一日，看了看幾天  
我曾恨之入骨的背包，不知怎  
的，忽然覺得它變得可愛了，  
於是背起可愛的背包繼續未完  
的路程。走著、走著，忽然前  
面傳來一陣笑聲，「這兒才是  
東峰前營地」，原來我們昨天  
真的：。不久到了此次行程中  
的第二個危崖——塔比拉斷崖。  
看著鴻駿的步伐，這段路似乎  
並不容易通過。總覺得斷崖好  
長似乎走不完，站在斷崖上，  
低著頭一步接著一步慢慢地走  
著，偶爾飄來一陣清風，便站

定稍作休息並慶幸自己並非古  
代女子的「弱不禁風」。順利  
通過之後，看到大家略帶疲倦  
的笑容，只覺得「活著，真  
好！」因為只要活著就充滿希  
望。通過了斷崖便是一路下  
坡，本以為下坡會比上坡輕  
鬆，沒想到我錯了，難怪古人  
要說「上山容易，下山難」。  
一路上跌跌撞撞地走到了馬布  
谷，「世外桃源」都不足以形  
容它的千分之一的美，唯一美  
中不足的是缺水。晚上大夥山  
圍著火烤香腸、肉乾，並在這  
廣大平坦的營地上睡了舒服的  
一覺。

七月二日，今天的第一個  
山頭是馬西山，由登山口至山  
頂不過數十分鐘，這是我此次  
行程中唯一可以邊唱歌（有聲  
音的哦！）邊走路的一段。不  
久到了馬博橫斷中的最後一個  
山頭——喀西帕南山，由於狀  
況尚可，便自願當嚮導開路，雖  
然不過二三十分鐘的路，但對  
於在山下有著路痴之稱的我而  
言，「跟著路跡走」仍舊會走  
錯路，好不容易登頂了，卻又  
誤將「喀西帕南山」認為喀西  
帕「南山」。以為走錯山頭而  
大聲嚷嚷，被宜昌和哲明恥笑  
了一番。下了喀西帕南後就是  
一路的下坡接至林道，本以為  
林道會是平坦的柏油路面，兩  
旁還有許多商店，沒想到：，  
唉！就這樣一路下一路跌，還  
見識了「咬人貓」的威力，豈  
是一個「慘」字能形容。傍晚  
時好不容易趕至三十五K工  
寮，站在工寮外，望著工寮，  
心想：「這就是我們要住的工